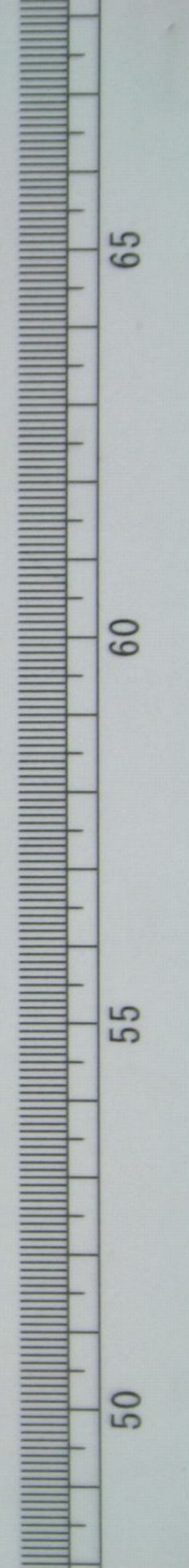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31



龍威秘書四集

第八册

晉唐小說暢觀

靈鬼志

常沂

元恠記

徐炫

續元恠錄

闕名

昌黎雜說

韓愈

錄異記

杜光庭

飛燕遺事

闕名

趙后遺事

龍威秘書四集 第八册 全

大酉山房

010190606967

搜神後記

陶潛

窮悴錄

闕名

幽怪錄

牛僧孺

古鏡記

王度

楊娼傳

房千里

靈鬼志

唐常沂撰

古文庫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王悅之
 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
 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往問其父母
 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
 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
 相求庶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死頸

靈鬼志



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
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
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
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涕流。不能自
勝。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
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
鬼。而禍子乎。誠欲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
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
以送重。曰。旣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

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旣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
吾女旣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
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
歸。白王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
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
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賫牲幣。詣冢弔唁。感其
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堆治。夫人
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劉導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梁貞簡先生璣三從姪父譽梁左
衛卒導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關康曾隱京口與同
志李士烟同宴于時春江初霽共歎金陵皆傷興廢俄
聞松下有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
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閒欲冀少留願垂顧盼
語訖二女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絹縠馨香襲
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烟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
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佳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抱
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既來敘會

敢不同觴衣紅絹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
至殆不能堪深願思飲衣素絹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官
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爲君子導謂夷光曰夫人
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烟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
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閒暢夷光曰阿婦夫
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
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
爲越所遷妾落它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國今吳王
以耄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姬越昔貢吳王者妾與

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實因緣會言
訖惘然導與士烟深感恨之間京口曉鐘各執手日後
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與導夷光亦折裙珠一雙
贈士烟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踪
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

崔羅什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獲場天下才俊清河
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
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

悅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
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
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
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敘溫涼室內二婢秉
燭女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
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
喜君吟嘯故求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
尊公爲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
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

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
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
此十年當更相奉什遂以玳瑁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
有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家什留歷下以爲
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主事所牽築
河隄於桓家家遂於幕下語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
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
云報女郎信我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二爲郡功曹
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
陶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
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隙壁中
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慙忤却退婢
慢罵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邪令我女郎媿耻亡
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訝之因給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
可更呼之婢去又來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勿復
如初可以殷勤待之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之偶坐須

與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雷連才餘日陶母躬自窺覘累使左右呼之陶恐阻已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言其故自爾雷連牛載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雷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急爲之奈何已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爲鬼關司所遏不得過會陶堂兄亦起選入關鬼婦得隨過其父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知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

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衆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懷陰自此遂絕

王元之

高密王元之少美丰儀爲蘄春丞秩滿歸鄉里家在郭西嘗日晚徒倚門外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可喜年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暮來此女咲曰兒家近在南岡有事須至郭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昵明且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情愛甚至

試謂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狹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於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女裁製覓者莫不嘆賞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隨其後雖在書日亦不復去王問曰兒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宅家事如此積一年後一夜忽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過蒙愛接方復離異奈何因嗚咽不能止王驚問故女曰得無相難乎兒本前高密令女嫁爲任氏妻在無行見薄父母隣念呼令歸後乃遇疾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

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將至何時曰日暮耳一夜敘別不眠明日臨別女以金釧玉盃及玉環一雙畱贈王以繡衣一箱答之各握手揮涕而別明日至期王于南岡視之果有家人迎喪發櫬女顏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盃及玉環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盃與環皆捧之悲泣因問曰兒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感傷後念之切遂恍惚成疾

數日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鄭德楙

滎陽鄭德楙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未有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卽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進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入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着素羅裙可年四

十許姿容可愛立于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謂再拜夫人曰無恠相屈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乃上堂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薦地左右施局脚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尊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金鏤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嚴粧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香湯左右進衣冠履襪

并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及門步致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艷目所未睹被服燦麗冠絕當時鄭遂忻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綉帳衾幃裯席悉皆精絕女善彈箏篴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處曰已令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托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

幽冥殊途理當懸隔分離之際能不泣然鄭亦泣下乃大譙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甚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別而去夫人救送鄭郎乃前青驄也被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遽云家中已失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家人語云郎君出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來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旁有小家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

陰其左右人傳此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至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樂處吾復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卒

柳參軍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欲草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姝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舉見摻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卽見車人

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諾之女曰願嫁得曲江所見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悅輕紅而挑之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待君子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

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兩三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千百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曰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管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亡何王氏歿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處納采取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于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

于王金吾子常悅表姝亦不怨前事經數年輕紅竟潔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資看圃豎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歿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

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它見。」柳生與崔氏敘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筮，篋頗有功。』柳生卽時置筮篋，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言是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于柳生。」

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于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于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其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卽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隴之間日已晚歇馬于古道左比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栢間崔閉步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趾蹶蹶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而悽惶於墟間耶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僕而緩逐之以觀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咳口全

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來數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立以俟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慙小娘子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庄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興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僕馬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感佩且甜卽當奉邀青衣數人更出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邀

崔入宅既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敘言某王氏外甥女
麗艷精巧人間無雙欲待君子巾櫛何如崔邁逸者因
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游
歡洽無不酣暢王氏稱其姨曰玉姨玉姨好與崔賭玉
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則有玉環相酌崔輸且多先於
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都輸玉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
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纏
出妻已不見但身臥於一穴中惟見莞花半落松風晚
清黃華露葉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却

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鋏鋪發掘一墓穴已
至關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
氏外甥外甥先歿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觀中
各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畧無異矣
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崔生問僕
人云但見郎君入栢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悞
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爲賊耳生感之卽爲掩葬仍舊云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于逆旅因

一覽其志
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于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往求婿，故止此。紹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紹入，延之于館舍。逡巡有女子出，容質殊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卽謂紹曰：既遂披覲，當去形迹，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闈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

耶尊親焉在？嘉偶爲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是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厭居城郭，故止于此。方求自適，不意良人惠然辱顧，旣愜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壘獻紹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旣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慙不稱，敢以金壘合卺，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爲戚屬也。然遭逢顧遇，謹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壘，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凄楚感動于心，乃飲之交。

獻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久左右侍婢以紅燭前
導成禮至曙女復于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懽醉經月
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泣曰鴛鴦匹對
未聞經月離也紹不忍又經月餘紹復言曰我商人也
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分雖深誠見挽若久不出行亦
吾心所不樂願勿以此爲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
方許之遂于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橐貨就路至明年
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杳無人跡紹乃
號慟經日而返

顏濬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游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
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素詞清灑濬持之
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
喜每維舟卽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濬頗
異之或諧謔卽正色歛衽不對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
乃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
事可以奉酌中元必游瓦官閣此時當爲君會一神
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

候于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來游九宮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覽閣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喜甚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逆與美人敘寒暄言話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覽爲惜高閣病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

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願因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卽陳朝張貴妃彼卽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采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妃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乎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寃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卽風流詩酒追歡琴尊取樂而已

不似楊廣曰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寃女曠父寡
子孤途窮廣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鑑爲我報讎
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不欲聞美人大笑曰
渾忘却濬曰何人不欲聞斯言耶幼芳曰我本江令公
家嬖者後爲貴妃侍兒國亡之後爲隋宮御女煬帝江
都爲侍湯膳者及兵亂入某以身蔽帝遂爲所害蕭后
憐某盡忠于主因使殉瘞後改瘞于雷塘側不得從焉
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曰前說盡是閑事不如命酒
畧延曩日之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

詩一章曰秋艸荒臺響夜蛩白楊聲盡滅悲風絲絨曾
攀欺江惣綺閣塵清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雲稱望
仙五雲高艷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夜照瓊花綻綺
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艷竟如何兩朝惟
有長江水依舊行人逝作波濬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
華秋江寒月綺窻斜慙非後主題詩客得見臨春閣上
花俄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好袁照儀來謁貴妃曰竊
聞今夕佳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艷其衣裙明其璫
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面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

會又與新狎客題詩也頃之間雞鳴孔貴嬪等俱起各
辭去澹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犀簪一枚
曰異日覩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更當一
小會然須諮祈幽府嗚咽而別澹翌日愴然若有所失
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檜邱墟詢之于人乃陳
朝宮人墓澹慘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
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
之

勝兒

吳大伯祠在藉園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相率合牢醴
祈福于三讓王多圖善馬絲鞮子女以獻之時乙丑春
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輕綃畫美人侍婢捧胡琴以
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牆壁間前
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
金陵置酒于廟之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乃就榻夢見
索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
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甚精而色姝麗知吾子
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

人。間。酒。一。杯。與。飲。遠。巡。酒。至。并。獻。酒。物。視。之。乃。向。館。中。
祖。筵。者。生。飲。數。杯。而。醉。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
調。弄。邏。迤。撥。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
嘈。嘈。奔。涌。涌。浪。蹙。波。翻。倒。溟。渤。小。絃。切。切。怨。颼。颼。鬼。哭。
神。悲。低。悉。窳。側。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戛。騰。秋。鶻。漢。妃。
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
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袵。皆。漢。民。不。省。胡。塵。暫。逢。勃。太。平。
之。未。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元。宗。未。到。萬。里。橋。東。洛。
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為。虜。飲。恨。吞。聲。空。鳴。咽。時。看。

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李。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
深。壘。閉。閉。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
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
血。淚。應。闌。子。歌。成。劉。生。乘。醉。落。筆。草。札。而。獻。王。尋。繹。數。
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見。有。不。樂。者。妬。色。形。於。面。
生。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面。破。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
日。視。素。繪。果。有。指。痕。歌。今。傳。於。吳。中。

許生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於甘泉。

店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領宮前白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爲鬼物，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謂生曰：吾聞三四君子，今日追舊遊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也。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縱轡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填隘路岐。生既至泉亭，

乃下馬伏于叢棘之下，屏氣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金紫坐于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罍澗，尋賞，憇馬甘棠館亭于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而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賞歎若是。叟曰：此詩似爲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乃吟曰：浮雲悽慘日微明，沈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闈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廐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悲漢上，此身無處

哭田橫座中間之莫不悲泣。皆以襟袖擁面如欲慟哭。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飛杯。凡數巡而座中歎歎未已。白衣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倡云：樹色川光向晚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樹荆榛合。草掩花園畦壟平。迹陷黃沙仍未寤。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烏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

華一夢中。李固有客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閒垂光影照滄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溪李徑盡荒涼。訪舊逢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國。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為人爵悞。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雲影山光盡宛然。壤室基摧新石鼠。瀦宮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慙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小鬚髯者詩云：新荆棘路

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孫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昭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設孤魂。詩成各自吟。諷長號。數四響。動巖谷。逡巡恠鳥鴟。梟相率。啾啾大狐。老狸次第鳴。叫頃之。驟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于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煙霧狀。自庭而散。生于。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齒。草于澗側。塞童美寢于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店媪詰。肩夜生具以對。媪曰。昨夜三更走馬。挈壺就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皆紙錢也。

蘇韶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爲南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俛受剃。驚覺。摸頭。卽得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髡未竟。卽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素美髮。五剃而盡。間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單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轅。節謂其兄弟。

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
吾欲改葬卽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兄
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敷兒韶曰吾將爲書
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勉爲節作其字像
胡書也乃笑卽喚節爲書曰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
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
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卽上樂哉萬世之墓也北
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
銘之於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卜日便速改葬在軍司

墓次買數畝地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口動亮氣高聲終
不爲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
謂韶曰中牟平生好酒魚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
酒也節視盃空旣去盃潛乃如故前後三十飲節問所
疑韶因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
見在爲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
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但死者虛生者
實耳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體韶曰譬如斷卿一臂投地
就剝削之於卿有患否死之離形亦如此也節曰厚葬

以墳壠死者樂此否韶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
葬韶曰但欲述生時意耳節曰今年大疫如何韶曰劉
孔才爲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爲徒衆北帝知之今已
誅滅矣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齒簿導誰也韶曰濟南
王也卿當死吾念護卿故以刑論節曰前夢見君豈實
相見否韶曰夫生者夢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
仇怨復能害之否韶曰鬼童殺不得自從節下車韶大
笑節短云似趙麟舒麟舒短小是韶婦兄弟也韶欲去
節留之閉門下鎖鑰執其手軟弱如無物門故閉韶已

絕 出矣臨別曰吾今見爲修文郎守職不得來也自是遂

唐暄

唐暄者晉昌人也妻張氏滑州隱士張恭之幼女卽暄
姑所出甚有令德開元十八年暄以故入洛累月不得
歸夜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以問日
者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
日果有凶信暄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
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簟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

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當時華堂
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冥冥委荒邱。陽原歌薤露。
險壑悼藏舟。清夜妝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
眈眈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
遠漸近。眈驚惻覺有異。乃視之。白倘是十娘子之靈。何
惜一見。勿以幽冥隔礙。宿愛須臾。聞言曰。鬼張氏也。聞
君悲吟。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愧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
每取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眈驚泣曰。在心之事。卒
難申敘。須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別。相見

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眈情詞益懇。誓無
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
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敘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眈問
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於康家
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令看阿美。阿美卽
眈之亡女也。眈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眈
趨前泣而拜。妻答拜。眈執手敘平生。妻流涕謂眈曰。陰
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
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

集又美娘幼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欵。眚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眚卽如言笑。謂眚曰。君情旣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眚因問欲何膳。答曰。其中珍羞亦備。最重者唯漿水粥。不可致耳。眚卽令備之。旣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眚悉飯其縱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妳是舊人。不同羣。小謂眚曰。此是紫菊。妳豈不識耶。眚方記念。別席具飯。其餘侍者。眚多不識。妻曰。皆

君所與者。聞呼名字。乃是眚從京廻。日多。剪紙人題名。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鑊。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栱中。無有人知處。眚取來。得又曰。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眚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眚撫之而泣。妻曰。莫驚。覓羅敷。却抱。忽不見。眚令下牀帷。申繾綣。宛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左右。眚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

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得，至如形骸實總，不啻既而綢繆。夜深，暉問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免。暉聞，撫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暉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為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故不為耳。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

兩難心。暉含涕言敘悲毒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叩門聲，言翁婆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暉訣別。暉修啟狀以附之，執手曰：何時再一相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暉，為念。暉答一金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若於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願自變言訖，登車而去，舉家皆見。

嵇康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為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掣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甦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與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于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

玄怪記

說郛原本

唐 徐炆

陽雍伯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行人飲訖懷中
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五并得好婦如其
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
卽可乃於所種處得璧遂妻之

楊道和夏於田中有雷神至桑下霹靂下擊之道以
鋤格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
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盧汾夢入螿穴見堂宇危豁題曰審雨堂

廬陵太守龐企自云其乃祖非罪繫獄牆上有螿蝓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螿蝓食盡去有頃復出行形體稍大乃復與食如此數月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螿蝓掘壁爲大穴乃破械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龐氏世祀螿蝓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中聞此語不

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明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石別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口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詰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眼已闔矣希驚曰酒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令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汝作何物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且高幾許墓上人皆笑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青蚨似蟬而差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於草葉大
如蠶子人將子歸則母亦飛來卽以母血塗錢八十
一支以子血復塗餘錢每市物或先用子者卽母歸
用母卽子歸如此輪環不已

安豐侯王戎常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安豐在
車上仰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
乘赤馬車一人在中着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
徑入王車中迴環久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
情凡人家殯殮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
可乘赤車令婢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
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
鬼亦入旣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
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卽倒地左右扶出鬼
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可乘赤車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
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
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
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卽倒地左右扶出鬼
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續玄怪錄

說郛原本

闕名

延州婦人

昔延州有婦人白哲頗有容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
 城南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
 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釀喪具為之墓焉以其無家
 瘞於道左大厯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跌全
 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
 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

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卽鎖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卽啟以驗之衆人卽開墓視遍身之骨鈎結皆如鎖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爲設大齋起塔焉

臨海射人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一人長丈着黃衣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明日食時君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者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丈於溪中相遇便見盤繞白蛇勢弱因引弓射之黃蛇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去慎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復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更來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皆長八丈俱張口向之射人卽死

昌黎雜說

唐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
乎元問。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泊陵
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
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
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
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善。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挾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

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耶。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瘠。曼膚頰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而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

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
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
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
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
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
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邪。

錄異記

說郭原本

唐 杜光庭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善製毬杖。外混於眾。內潛
修真。每有所闕。卽以毬杖。干於人。得所酬之金。以易
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壬申癸酉年。晉州汾
西令張文渙。長官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游歷江湖間。乾寧丁巳歲。至玉梁
觀。時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眾留之。不住。至山
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神色不變。手足柔軟。

錄異記

二

與生無異。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皐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口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

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且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卽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碣石。上望鷹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

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
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
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歲出錢
四十萬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
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
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寶區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
家犬焉鴉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爲常又有巨蛇
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頭於庭中月
夜交搏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挺擊之遂散去知果
於觀側薙草兔臥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猫犬耳
其狎異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
爲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剪其舌覺而言辭
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六輩昇巨
木請謁焉聞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藏

此桑實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異是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斲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洛匠無能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歿矣其子應召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爲二琵琶槽曰然有白鴿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宜州節使趙錙額上亦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旣爲淮南攻奪其郡縣錙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旣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爲佛額珠而已。

吉州東山有觀焉隔瀨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楊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有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鼓每有所闕師令取之皆得食之能療衆疾師得道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楊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廬父母墓三年有神燈照

墓猛虎馴伏有白虎之異蜀相王公上聞降敕褒獎表其門閭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日水波騰躍有群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壘壘相次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徃復數里或隱或見二日乃止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內古井中有魚長六

七寸徃徃游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有龍

六時水青城山宗玄觀南二里已來有峭崖面對觀中高五百餘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壇昔寧真君與軒轅黃帝授道之所下澗底有石龕玄宗皇帝御真每日六時從崖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絕時人遊禮見焉

婆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為石取未化者試於水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

異物焉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只以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徃徃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者生即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博士為人民之所古跡在焉又華陝界黃河中有小洲島古樹數根河水泛漲終不能沒云是女媧墓大歷年中連日風雨晦暝雷電不已晴霽之後忽失此墓不知所在

完

飛燕遺事

說鄂原本

闕名

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徃徃為黃金釘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鐺每好風日幡旒光影照耀一殿鈴鐺之聲驚動左右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簾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

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窓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龍蛇蟠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爲天下第一。締構旣成。尚其妹子樊延。

其二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上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其三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今日嘉辰。貴妹懋膺洪冊。謹上襪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金華紫輪帽。金華紫羅面衣。織成上襦。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襦。鴛鴦被。鴛鴦褥。金鵲繡錦。七寶綦履。五色文玉環。同心七寶釵。黃金步搖。合歡圓瑞。琥珀枕。龜文枕。珊瑚玦。瑪瑙彊。雲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扇。雲母屏風。琉璃屏風。五層金博山香爐。迴風扇。椰葉席。同心梅。含枝。

李 青木香 沉水香 香螺卮 九真雄麝香

七枝燈

其四

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自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着輕絲履招風紫紉褰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育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禱所別開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駟車載輕薄少年為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其五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

其六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為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為虬龍雕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為柂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

命飲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
燕始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常怨曰妾
微賤何復得預纓裙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卽
飛燕結裙之處

其七

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
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旣悅於暗行憎燈燭之
照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帶玄綬簪
珥雖如錦綉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
宴幸旣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

飛燕遺事終

飛燕遺事

趙后遺事

說郛原本

宋 秦醇

余里中有李生世習儒術而業甚貧余嘗過其家
墻角一破筐藏古抄書數十冊中有趙氏瑣事雖
紙墨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之以歸補正編
次成篇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躡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顛顛然
他人莫能學也在主家時號爲飛燕入宮後復引援
其妹得幸爲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

天下第一色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益希幸東宮
昭儀居西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用小
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宫后
方與人亂不知也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冠髮亂
言語失度帝因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
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故隱忍未發
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
怫然不可犯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
強近之宗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遇

濃被聖私立於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
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涕
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汝無罪汝之
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
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
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况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
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
以身投地帝驚遂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不害后
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

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寒飢無聊姊使我共隣家女爲草履人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戕我而自毀敗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爲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歿無定或爾妾死尚誰攀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宫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

窺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覘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王帝意思飛揚若無所主帝常語近侍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爲后矣后知昭儀以浴益寵幸乃其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裸體而立以水沃之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有

所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污御服，妾欲爲帝浣去，帝曰：留以爲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傾視嗟歎，帝欲留昭儀。先辭去，帝遇暮，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爲姦，利經三月，乃詐托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視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

來，內宮盈寶，月詠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夢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嘉瑞，更約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聞來，秦喜慶交集，表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任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求上字，勿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官候問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爲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妊，不可近人，近人則

有所觸焉。觸則孕。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問安否而已。俯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入宮中。謂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無憾。吾爲自利長久計。托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已。及期。子能爲我謀焉。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爲后取民間才子。携入宮爲后子。但事密不泄。亦無害。后曰：可。盛訪郭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取之。以物囊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

所以死也。臣嘗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携之趨門。子復如是。盛終不敢携入宮。盛來見后。言子驚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云：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妊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

宮女朱氏生子昭儀曰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
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聲呼宮吏蔡規曰急爲吾
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吾殺之規修慮未
行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戮
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井後宮宮人孕子者皆殺
之後帝行步遲澀氣口不能御女有方士聞而獻丹
其丹養於火者百日乃成先以大甕貯水滿卽下丹
水中水卽沸又易去復貯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可
服帝日服一粒頗能行幸一日在大慶殿昭儀醉連

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竿聲吃吃不止及中夜
昏昏不能起坐向外臥昭儀急起秉燭視帝精出如
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得疾之
端昭儀乃自絕后居東宮忽寐中驚啼甚久侍者呼
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
命進茶左右奏云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
旣不足吾又問帝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
爲戶醜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水寒之苦乃大
慟後梁時北鄙大月支王獵如海上見巨鼉出於穴

其首猶貫玉釵。願望波間。惓惓有戀人之意。大月支王遣使問梁武帝。帝以昭儀事報之。

趙后遺事終

搜神後記

晉 陶潛

說郛原本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中。墜

搜神後記

二

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
屋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
饑渴碁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
停此否墜者不願停碁者曰從西行有天井其中多
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
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
夫所飲者瓊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
一群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
等亦隨渡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
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路徑有山穴如門豁
然而過旣入內甚平厥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
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着青衣一名瑩珠一
名□□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家忽二
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巖上行琅
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
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
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復至

五葢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知此悵然而已。後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乃蟬蛻也。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荆州辟爲別駕。不就。隱遯。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君。曾見韶舞否。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閉。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舉

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

漁人姓黃名道真

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

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且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

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鷓尾石室數十所經過皆聞有金石絲竹之響

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起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旁臥時夏日多蚊出而終不搖扇同宿人各問其故答云懼蚊中去噉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

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爲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瓮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鬣水中

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

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比邱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巒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沛國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

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問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
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何以
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意有罪
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
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
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雛亦出口
承受因取三蒿茨各與食之俄而皆死母還不見子
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
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

周正忽不見此道人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咒役使鬼
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
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
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
利可取廣州二大罌盛水置床張二角名曰鏡好以
厭之至某時撤罌去水如此其災可治至日忘之尋
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罌中

翼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翼之意璞云
撤翼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
而鏡立出

高平郝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盧江杜不愆少
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
愆曰汝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
官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
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
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

十位極大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牛八
十名位亦半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
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
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卧南軒之下
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
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
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南陽劉麟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
忘反見有一澗水水有二石因一閉一開水深廣不

得渡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
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
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
中水逐流出有新新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跡異
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
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
分明名爲目巖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錦姑泉昔有婦

女與父析薪於此泉女困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
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
湧涓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故湧出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咒術乘驢作估客於外國
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
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咒誓呼諸鬼王須臾即驢
物如故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刻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
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咒願一

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走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

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幸靈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嘗繫所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此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便語門吏云可人之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即啟門踴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忻喜即問須何方術璞曰得卿同心徒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於此東行三十里當有邱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

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此物固厚
貲給璞得過江左

中興初郭璞每自為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柵塘
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佳脫絲布袍與之其人辭
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受而去及當死果此
人行刑旁人皆為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為之
歔歔哽咽行刑既畢此人乃說

搜神後記終

窮怪錄

說郭原本

闕多

茅崇邛

齊世祖永明十年丹陽郡民茅崇邛家夜夜厨中有
人語笑復明燈火有宴饌之聲及開門視之即無所
見及閉門即依然聞此數句忽有一道士詣崇邛問
曰君家夜有妖患乎崇邛曰然道士乃懷中取一符
與之謂崇邛曰但釘於竈上及北壁來日早視之言
訖遂失某道一崇邛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見厨中

有五六大鼠各長二尺無毛而色如朱盡死於北壁
乃竟絕

天女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
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爲女子年
十六七異之問不言乃告浦津戍將宇文顯取之以
聞明帝召入宮幸未央宮視之見其容貌姝美問云
我天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色甚難復令左右
擁抱聲如鐘磬化爲虹而上天

射猪翁

辰州有射猪者逐入石室見老翁問何故射吾猪對
以傷禾翁卽呼一童責之曰何不謹門令猪出射猪
者問翁是何人童子答曰此河上翁帝使爲諸生講
易我卽王弼受易未通遂罰守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幽怪錄

說郭原本

唐 牛僧孺

鸚鵡能言

柳歸舜至金山忽見鸚鵡群集皆能人言各相稱呼故有武遊郎武仙郎阿蘇兒者又有自在先生踏蓮露鳳凰臺戴蟬兒多花子亦有能歌者音調清麗

阿春看客

鸚鵡見歸舜忽呼曰阿春看客忽一青衣乘雲而下相見

鬱楫

武遊郎言余昔見漢武乘鬱金楫泛積翠池吹縹玉長笛

玉卮娘

有書生姓崔遇神女因見一胡僧指其女曰此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卮娘子也

輕紅輕素

曹惠得木偶人能言語自稱輕紅輕素因語惠曰鷄角入骨紫鶴喫黃角出不害五通泉室為六代吉昌

且曰曉此者當極貴顯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云

三耳秀才

董慎為太山府君呼為錄事令次疑獄慎舉秀才張審通決之甚當府君喜其聰敏為于額上更一耳既還額極痒踴出一耳尤聰時人言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為鷄冠秀才

耳中天地

薛君忽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中乃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兜元國

開元中葉天師講經于明州奉化縣忽一老父來禮
自云守藏龍守此千歲方免炎沙之罰今爲僧咒水
欲殺幸師以符救之

和神國

李元之暴卒後生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
十歲皆二男二女鄰里爲婚姻地產大瓠瓠中皆五
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
春樹木皆綵綠可以爲衣

滕六降雪與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出獵前一日有樵者見
禽獸百許祈於玄冥使者使者令老麋祈于東谷巖
四巖四曰若令滕六降雪與二起風不復遊獵矣天
未明忽風雪大作刺史不復出

橋中之樂不減商山

巴邛橋園中霜後見橋如在剖開中有三老叟象戲
一叟曰橋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耳一
叟取龍脯食之食訖餘脯化爲龍衆乘之而去

瘦中琴瑟

伶人才朝俊妻甚美而有癭癭中琴瑟笙竿之聲一日忽破裂內一猴跳去癭乃無

四真

楊敬真忽有音樂綵雲來迎至一處云雲金峯有四
人來謁號四真馬信真徐湛真徐修真夏守真曰須
謁大仙伯問爲誰卽茅真君也

郭登

廁神名

威汚蠖

隋來君綽夜行投宿埜人家主人曰威汚蠖奴曰蝸
見館之甚厚翊咏其處乃陂澤沮洳有蚓蝸螺在焉
顧惣是劉植後身

梁顧惣始爲縣吏日苦其罪一夕遇二人自稱王粲
徐幹且謂惣曰公乃劉植後身因誦其所爲之文惣
乃頓悟前事符其遺文數篇投于令令待之甚厚時
謂死劉植猶庇得生顧惣

坤明國

顧惣前身是劉植昔嘗謂坤明國口中魏開國鄴地

也

國朝金

古鏡記

隋 王度

說郛原本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
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
徑八寸鼻作騏驎蹲伏之象透鼻列四方龜龍鳳虎
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
畜馬辰商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
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
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

古鏡記

二

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

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旣稅駕將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曰兩月前有一客携此婢從東海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卽變形度卽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舍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澗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

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
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
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
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
形事人非有害也但跳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
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君厚賜豈敢忘
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
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
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

恩。但。天。鏡。一。照。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
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隣。里。與。
宴。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
子。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
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嘆。
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卧廳閣
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
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
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恠歎

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正吐光明照一室相

視如畫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于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

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
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人誰手
今欲以著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
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
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
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
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
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
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

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點而獨
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
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爲具
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當有絕世寶鏡也
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
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口絳氣
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
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
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

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
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
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
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
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
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
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
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
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

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冥纏繞此樹電
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
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鎗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
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
巨蛇蟠泊之跡旣而實之妖性遂絕其年冬度以御
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天下大
饑百姓疾病滿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
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齋
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

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水着體冷徹
腑臟卽時熱定至曉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衆
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自匣中冷然自
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恠明早龍駒來謂度
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
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
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
病至後月當漸愈毋爲爲我苦度感其靈恠因此誌
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

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
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
氣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
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
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
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
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意也度不得已與
之決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
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霧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

何敢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眞寶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巖。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三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鬢。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潤白鬢。眉長黑而矧。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惟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矧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

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雹傷樹。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髯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鱗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勣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乃而

古金言
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
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
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卽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
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
床下有大雄鷄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鷄也遊江
南將渡黃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渡湧舟子失
容慮有覆沒勸携鏡上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
雨四歛濤波遠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趨芳
嶺或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群鳥環人而噪數熊當

路而躡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
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旣近未可渡南
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
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鼉鼉散走
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湧高數十丈
而至所渡之津也遂登天臺周覽洞壑夜行儻之山
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
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勸周髀九章及明堂
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

是旌陽七代孫有況登力履火之術說妖恠之次便
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
秘療之無効勸故人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因
過之丹命祗承人指勸停處勸謂曰欲得倉督李敬
家居止丹遽設榻為主禮勸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
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必靚妝銜服黃昏後卽歸所
居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
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
閣東有窻恐其門閉固而難啟遂晝日先刻斷窻櫺

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勸曰梳粧入
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窻櫺于持鏡入閣
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
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老鼠亦無毛
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
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
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
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
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岩處士蘇賓奇

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時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路。今旣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終

楊娼傳

唐 房千里撰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書於時矣。嶺南帥申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過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淫，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籍，而挈之南海。錦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娼有慧性。

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
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愛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
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
爲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
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
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
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昌爲婢以見
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
撲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鼎帥聞而大恐促

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
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
僮榜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深不踰旬而物故
娼之行適及洪矣聞至娼乃盪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
將軍田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獨將軍者
耶卽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非其利則不合
此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

事帥尤謹
左右咸
起思